

城市滨水工业地带的复兴

——巴黎左岸计划与武汉龟北区规划之对比

Revitalization of Urban Waterside Industrial Zone:

Comparing the Project of Paris Rive Gauche with the Planning of Guibei District in Wuhan

田 燕 Tian Yan
黄 焕 Huang Huan

中图分类号 TU984.1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9X (2008) 11-0188-04

摘要 该文通过解读巴黎左岸区更新过程中对工业遗产再利用的代表性实例，并对比武汉市尚在筹划中的龟北区规划概念演变，从重视工业遗产保护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滨水工业地带在城市中复兴的过程和方式，希望引起多角度思考，对国内城市更新中面临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有所启示。

关键词 滨水工业地带 工业遗产 巴黎左岸
武汉龟北区

Abstract Through introducing several typical example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reuse in the process of Paris Rive Gauche renewal, and comparing with the ongoing planning concept of Guibei District in Wuha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newal process and modes of waterside industrial zone in view of regarding the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as to inspire some actual problems of this kind of conservation and reutilization from multiple views.

Key Words Waterside industrial zone, Industrial heritage, Paris Rive Gauche, Guibei District in Wuhan

第一作者 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讲师

第二作者 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

邮 编 430070
电子信箱 ty2wing@hotmail.com
收稿日期 2008 03 31

自上个世纪50年代由欧美国家发起工业遗产保护运动，工业遗产在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内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国内关于此话题之热则始于2006年4月在无锡召开的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大型工业“退二进三”进程的推进，城市中出现了一块块因工厂搬迁而形成的“废弃地”，它们大都面临着被彻底拆除的命运。如何合理利用这些曾经在区域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工业遗产，使其成功完成功能的转变、并融入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脉络中，这是笔者分析的重点。对比以下国内外两个不同实例，也许能让我们从中找出共性与个性，反思过去、直面未来。

1 两个实例

1.1 巴黎左岸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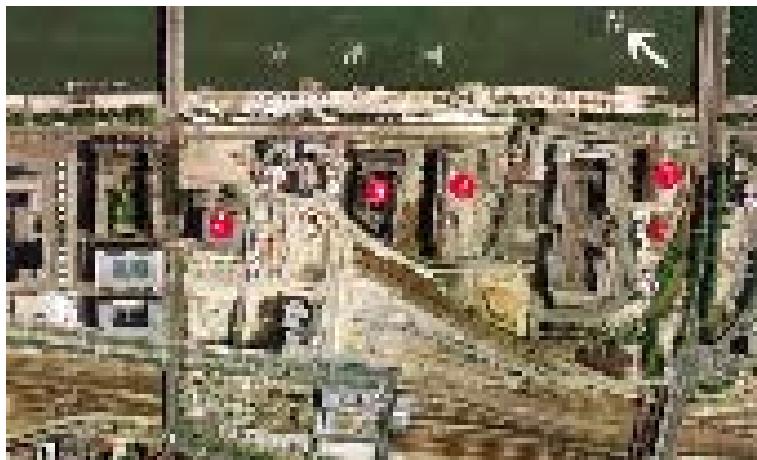
在巴黎这个有着近1 800年建城史、200多年工业史的国际大都市，保留着类型各异的工业遗产，特别是那些有着较大用地规模、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已从原来的边缘（郊区）地带被容纳到中心城区的大块工业用地。

巴黎市区东部13区塞纳河边的“巴黎左岸商定发展区计划”（ZAC Paris Rive Gauche）（简称左岸计划）是自19世纪奥斯曼实施的规划之后巴黎最大的城市改造计划，专家们早在1988年已经开始左岸计划的策划。这个130 hm²的区域一直是众多工厂的聚集地，为运输需要而修建的铁路线纵横交错，仅铁路用地就占26 hm²（图1）。1991年巴黎市政府委托巴黎整治与综合经济协会（SEMAPA）负责该计划。最初设计者们计划将这些诞生于20世纪前后的工业地带彻底拆除后

改建成像拉德方斯一样的新型商务区。但是在1996年巴黎政府变更了城市发展计划：为减轻巴黎5区大学园区的校舍拥挤状况，政府决定在左岸发展新的大学园区和商住区。按规划这里将有30 000名学生和教职员，以及15 000居民和60 000名上班族，并配建校舍、住宅、商业设施。2001年各种改建新建项目设计竞标陆续开始，部分改造后的建筑于2007年初开始投入使用。仓库及面粉厂被改造成大学的图书馆和教学楼（图2），空压机厂的主体建筑如今成为建筑学院的图书中心和展厅（图3）。这个历时近20年的社区改造还在继续，并且已经初现生机。

左岸计划因其用地规模的庞大和社区形态的复杂注定了其遗产再利用方式的多元化特点。例如占地约20 000 m²的铁道冷藏库自1921年起，50年来一直是巴黎地区最重要的生鲜冷冻转运站。然而时过境迁，由于巴黎食品运输中转中心的南移，此建筑也遭闲置，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艺术家的创作场所。吸引他们的不仅是便宜的租金，还有该仓库因保温需求的特殊设计，足够厚实的墙面与大门成为上佳的隔音设备，让许多不同领域的人（音乐家、剧场导演、画家、影像师、建筑师等）都可以在此一同工作。聚集了200余名艺术家的冷藏库经过二十几年的艺术“侵淫”，容纳了各具特色的工作室和独特的水、电、管道等设施。这样的工业废墟在不经意间已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场所。

但是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不可避免，左岸计划拟拆除冷藏库建设新的写字楼。艺术家居民们面对这样的生存威胁，迅速组成了APLD91协会，对这样庞大的公共规划展开长期的策略性抗争。APLD91协会不仅联合了其他团体共同与开发集团、



1 巴黎塞纳河谷建筑学院（原为空压机厂）
2 巴黎第七大学教学中心及食堂（原为面粉厂）
3 巴黎第七大学图书馆（原为大面粉厂）
4 未定用途，目前被艺术家租用（原为铁道冷藏库）

图1 巴黎左岸商定发展区南片区 (MASSENA) 1996年鸟瞰图

(资料来源：Google Earth)



图2 巴黎第七大学教学楼 (2007年，原为大面粉厂)



图3 巴黎塞纳河谷建筑学院 (2007年，左翼为空压机厂改造成的图书馆，右翼为新建教学楼)

市政府抗争，以争取开发计划的参与权，而且还将冷藏库作为中心进行了街区规划，具体提出了建立文化休憩特区的诉求，其可行性终于获得了市政府与当地居民的认可。如今冷藏库已被确认保留，然而周围已经拿到建设执照的办公楼、商业楼正逐渐把冷藏库圈进一个孤岛。虽然开发集团与相关团体定期进行协商与意见参与，文化部也试图介入谈判，但在2011年左岸

计划完成前，这些团体显然还需要相当的坚持和耐性，才能确保当地社区人文景观的未来发展。

1.2 武汉龟北区规划概念

之所以选择武汉龟北区作为对比研究对象，不仅因为该区的历史典型性和区位特殊性，也由于它正面临着大型工业的搬迁，大量工业遗存的何去何从决定了这

块城市中心区的未来面貌。

濒临长江、汉水之交汇处，龟山之北、汉水之南的龟北区，在19世纪90年代曾容纳了当时中国设备最先进的兵工厂和当时远东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炼铁厂^[1]。在抗战期间，这些工厂或遭战火蹂躏、或整体内迁。直到1952年，一些国营企业先后在此落户，在这片84.5 hm²的地块中，仅工业用地就占37 hm² (图4)。后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城市大型企业外迁浪潮也逐渐波及至此。

20世纪末期，武汉市政府曾主持了一次汉江沿岸规划概念的国际招投标竞赛，一家美国建筑事务所获得一等奖，其打造的“城市运河”概念曾让无数武汉人浮想联翩，但随后的五六年计划一直被束之高阁。2006年初，武汉市规划院又提出了一个概念规划，地块中设计了七星级酒店、会议中心、工业博物馆、高档住宅、艺术长廊等，用地中心是大面积的绿化公共空间，周围进行高密度开发，利用原有索道规划空中景观廊道 (图5)。2006年底，汉江南岸项目策划与规划研究组也提出一个初步构思，设置了高密度的商贸金融办公区及居住区，保留极少数工业厂房作为博物馆和创意工作室，并增加两处过江通道，增强两岸联系 (图6)。2007年初，该研究组在以上两个方案基础上又提出一个综合方案，主要将用地分为商务会所区和公寓区，用地西侧规划一个休闲艺术广场，以呼应月湖文化艺术区，只增设一处过江通道 (图7)。

以上3个方案的特点均是以再开发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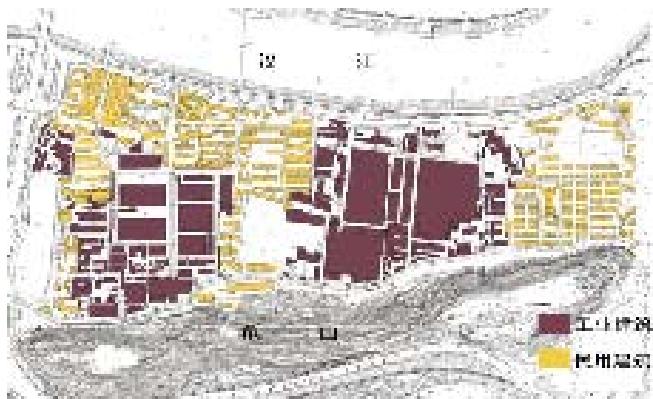


图4 武汉龟北区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图5 2006年初武汉龟北区概念规划 (资料来源：同图4)



图6 2006年底武汉龟北区概念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汉江南岸项目策划与规划研究组)



图7 2007年初武汉龟北区概念规划之综合方案

(资料来源：同图6)

首要目的，方案中对工业遗产的态度基本是在全部铲平的基础上建造新的工业博物馆，以文字和小型纪念物等形式来体现该地块的历史特质。这样的规划比较容易进行分期开发、分区建设，也容易重塑中心地带的城市形象，代价则是牺牲地块的原始历史特性、放弃体现城市集体记忆的环境和遗产。

2 对比与思考

从以上两个实例可以看出，城市更新大都起因于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土地紧缺、功能调整、地区衰败等城市问题。对工业遗产的利用方式到底是采用“拆平重建”，还是“重点保护若干代表性建筑”，或者“综合考虑、分层次、分类型

保护并再利用”？作为城市中重要的滨水工业用地再开发计划，巴黎左岸计划经过了近10年的关于保护与开发的商讨和规划才形成定案，期间也与塞纳河对岸的贝尔西体育休闲区进行了区域功能与形式协调的探讨，并且在分期实施过程中继续调整方案的合理性。武汉龟北区规划在地域特点及用地组成上较接近左岸计划，同样是城市中心区的滨水工业用地，同样面临着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土地再开发，这给我们提供了再次探讨的可能性和汲取其他经验的空间。

2.1 工业遗产的再利用

“工业遗产见证了人类活动对历史和今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2]。巴黎左岸计

划中所涉及的工业遗存数量大、类型丰富，在再利用实践中设计师们采取了多样化的方式使其在城市中再生。为使那些图书馆、教室、实验室、食堂等能够和谐地重生在工业建筑的大空间下，建筑师适当地对原有建筑进行了拆除和改造以满足公共活动空间的需要，新建的住宅楼、办公楼与校园空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多处分布的带状开敞空间尺度宜人，社区的多元化和交往空间的层次性从而得到加强。另外，该计划特别对以前的工业码头进行了再设计和再利用，大型公共休憩码头将汇集餐饮、娱乐、观景、人造沙滩等多项功能，以成为巴黎市区新的富于特色的滨水开发空间。

武汉龟北区尚存数量众多的工业遗

产，基本上分属武汉特种汽车制造厂、武汉一棉集团、鹦鹉磁带厂、武汉第二印染厂和武钢机械修造厂等，其中工业建筑面积达33.2万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的55.7%。在建筑类型上以大空间的单层厂房为主，同时也有富于特色的工人住宅，他们共同展现了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大中型工业的历史风貌。经济和社会因素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全盘保留工业遗存，但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多元化混合型的城市空间应是城市更新的目标。

群体性的工业遗产空间对于城市中心区的影响巨大，其空间质量的要求往往倾向于以满足公众需求为主，如公园绿地、商业中心、居住区、科技中心等。这种改造一般利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运用环境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可持续发展等理论，利用建筑与规划的力量可以使之产生巨大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并创造出更适合当代城市生活的人性化空间，它们并不因为整体性质的改变而弱化空间特点，反而有助于加强城市空间的混合性和保存城市的集体记忆。

2.2 交通环境的改善

交通环境的改善是工业遗存在城市中重生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些工业遗产地带通常毗邻铁路、水路、城市道路、公路等，以满足工业运输需要，但是场地功能置换后，其公共可达性成为必需，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如地铁、公交、城市有轨电车（tramway）线路应与之有效连接，有时也需根据情况调整城市旅游观光线路。增设配套的停车设施、限制非公交车的通行、将工业码头改造成步行区等方法都可广泛应用。

巴黎左岸计划在每一阶段的施工就绪后，为满足该区的公共可达性，特别是大量师生的出行需求，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线路都相应得到延长或调整，体现了交

通联系的便捷性是重塑地区活力的前提条件。塞纳河在巴黎市区段的平均宽度约150 m，桥与桥间距大约在300 m左右，桥梁的密度与道路网密度基本吻合；而武汉市中心区段的汉江平均宽度为200 m，桥梁间距却是1800 m以上。从滨水两岸的区域交通来看，武汉龟北区规划应重视两岸的人流、车流的交通联系。对岸的汉正街商贸区自古以来就是汉口的商业中心，通过增设桥梁衔接两岸，可以有效促进龟北区的活力再生，疏解对岸繁忙的交通，也能使传统商业文化、近现代工业文化、当代创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交融。若在处于武汉中心区的龟北段汉江上增加两座桥梁，可使桥间距缩小为600 m，增进两岸交通联系并减轻“瓶颈”道路的制约；另外，城市轨道交通宜引入该区，并连接龟山南部区域，降低龟山对该区的地势隔断影响。

2.3 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

城市更新过程中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策略的制定及有计划实施，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注重工业遗产研究后逐渐形成系统的。纵观百年来的工业遗产再利用实践，可以看出，保护行为的实施主体主要分为两类：政府和个人团体，再利用行为又分为主动行为和被动行为，而实施主体之间存在矛盾并长期抗争的案例不在少数，由被动保护化为主动利用的实践也较常见。巴黎左岸计划中的冷藏库一案是典型代表。

而武汉龟北区尚面临着新的抉择。政府及相关部门还没有有效运用保护法规和制定相关政策，以对保护性开发做出正确引导，特别是对遗产再利用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没有多元化和专项化。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还缺乏对工业遗产的关注，在面临开发和保护的矛盾时，往往会倾向于拆旧建新，或者仅保留标志性符号。我们还需

要注重开拓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特别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地区复兴，当地政府、专业协会应该和利益相关者（如公司、财团、社区团体）一起探讨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方式，以期达到利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效果。无论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是主动还是被动，参与主体是政府还是个人，都需要整体与局部利益兼顾，强调公众参与，强调政府对开发商与公众的协调性作用，这样才有利于城市遗产的保护。

结语

城市中的工业“废弃地”越来越多，而城市肌理自身具有可持续性和生态适应性的特点。如果生硬地割去一块组织，再贴上另外一块新组织，这样的城市“手术”将使社区缺乏自我修复的原动力，新组织也失去了向城市的文化和历史汲取营养的渠道。没有完整的工业遗产名录作参考、没有民间团体关注、没有公众参与意识，那我们肯定会“无知无畏”地铲平更多的工业遗产。推土机带走的不仅是砖木和废旧钢铁，一起消失无踪的还有无形的文化资产和历史档案。螺旋上升的社会发展规律要求我们随时审视过去反思历史，让工业废墟在城市中再生，不仅是给这些遗产以生存的机会，更是给我们的社会以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和反思自我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皮明麻. 近代武汉城市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2 TICCIH.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2003.
- 3 <http://www.parisrivegauche.com/>.
- 4 <http://www.les-frigos.com/>.